



退耕錄序

夏六月五日



三



余交天台陶君九成避兵三吳間有



家於松南作勞之暇每以筆墨自隨時時退
耕休於樹陰抱膝而歎鼓腹而歌遇事肯繁
摘葉書之貯一破盎去則埋於樹根人莫測
焉如是者十載遂累盎至十數一日盡發其
藏俾門人小子粹而錄之得凡若干條合三
十卷題曰退耕錄上兼六經百氏之旨下及
裨官小史之談昔之所未改今之所未聞其

採摭之博侈於白帖研覈之精儼於洪筆論
議抑揚有傷今慨古之思鋪張盛美為忠臣
孝子之勸文章制度不辯而明儼事根據可
覽而悉蓋唐宋以來專門史學之所未讓維
周宣之藏知子之對有不待環轍而後知又
豈拉掌談咲以求賢於優孟者哉九成名宗
儀少工舉子業晚乃棄去闔戶著書此其一
云又入公館與公法書卷之三其間有田一畝
至正丙午夏六月江陰孫作大雅序

退耕錄總目

卷之一

大元世系

列聖正統

氏族

平江南

孝獨松關

溯江潮

宋興亡

萬歲山

大軍渡河

檄

朝儀

科舉

江南謠

白道子



官不致仕

谷刺罕

皇族列拜

內八府宰相

云都赤

大漢

貴由赤

昔宝赤

卷之二

聖聰

隆師重道

受佛戒

戒御膳

聖儉

后德

端本堂

徵聘

治天下匠

以官為氏

受孔子戒

不食死

染髡

殺虎張

御史舉薦

切諫

丁祭

高學士

大黃愈疾

置臺憲

內御史署銜

令史

臺字

詔西番

五刑

錢幣

巴而思

善諫

使交趾

刻名印

國璽

宣文閣

占驗

權臣擅政

懷孟桂

賊臣丁祭

叛黨告遷也

土人作掾

蕭先生

嶗厚

烏字

卷之三

不貪

正統辨

貞烈

岳鄂王

木乃伊

卷之四

發宋陵寢

相術

前輩譴讓

不苟取

論詩

妻賢教貴

奇遇

賢烈

挽文丞相詩

禱雨

廣寒秋

無恙

不亂附妾

卷之五

角端

劈正斧

興隆笙

尚食麵磨

僧有口才

鄧中齊

汪水雲

厚德

考毀前朝王以

披秉歌訣

三教王

授時曆法

功布

人中

發燭

嫁故人女

平反

勘釘

碑志書法

雕刻精絕

題跋

隆支道

朱張

交誼

假宅以死

清風堂屍迹

坐右銘

掘墳賊

廉介

甲午節氣

琴先筆譚讓

雙竹杖

卷之六

蘭亭集刻

禊帖考原

喪師衰經

廟後長厚

私第延賓

句曲山房熟水

法帖譜系

評帖

淳化祖石

家翁

奴材

沙鬘

孝行

吾竹房先生

抗疏諫伐宋

髮植

鬼賊

居士

親家

研山圖

衛夫人

卷之七

趙魏公書畫

金釐山

委羽山

斛銘

孝感

火失刺把都

屈成

回回石頭

黃巢地藏

官奴

卷八
梵媵

房老

鴛衾

奚奴温酒

掛牌延客

買宅有識

待士

雇僕役

志異公書畫

課馬

卷九
客作

馱杭子

官制資品

奎章政要

義奴

志倡圖

鷹背狗

志怪

粥爵

還金絕交

畫鬼

卷之八

寫山水訣

鄧山房

狗站

五馬入門

隱逸

關節梯媒

利市

志笛

雙硯堂

嫁妾猶處子

聶碧窓詩

玉腴

蟹斷

作今樂府法

岷江緣

濕醮

飛雲渡

漢子

長年

龍見嘉興

星入月

軍中禮士

不耐煩

河誰

卷之九

文章宗音

麻谷把曆

續演雅發揮

面花子文

奇疾

磨兜韃

葛大哥

萬柳堂

樹鳴

松江官號

割執

題屏謝客

卷婚啓

陶母碑

許文懿先生

謠言

獸醫

想肉

王眉安

錢唐

漱芳亭

食品有名

火災

落水蘭亭

陰府辨詞

詩法

姓名考

女諫買印

吳興塔顛前

素領

卷之十

御史五常

官倉入粟

食物相反

先輩諧謔

馬判

字訓

丘真人

南池蠅

應子

赴辦官錢

鼎作牛鷄

麩糟

越民考

三姑六婆

不中用

國字

水畜

纏足

溺水不躍

鎖陽

輓各論三卦

烏蛋戶

重臺

日子

卷之十一

孝柳儒誌

相地理

押猖遭毒

夢

白醉

賢母辭拾遺

女奴義烈

龍廣寒

夜航船

不快

雷雪

分疏

西皮

煖屋

鬼室

牙郎

墓屍如生

枯斤有毒

賢孝

事物異名

金錐刺肉

杭人遭難

承天閣

河瘡瘡

卷海運

夫婦死孝

猪妖

卷之十二

園池記

廁籌

拘花

連枝秀

卻鞭

奉母避難

匠宮仁慈

著衣喫飯

文章政事

浙江潮候

貞烈墓

特健藥

卷乞求

張道人

帝師

卷之十三

中書鬼案

烏室傳

綠宍遺藁

為將嗜殺

釋怨結姻

杜荀鶴詩

太公案

剛介土屋

發墓

卷之十四

忠烈

瘞鶴銘

風入松

四卦

點鬼錄

房中術

婦女曰娘

古刻

上頭八丹

人脯圖

張公壽林詩

卷之十五

享七閣帖

幽園圖

煮豆帖

妓妾守節

與妓下火文

賀人妾得子啓

吊四伏元詩

雞妖

胡烈女

蠅獄

卷之十六

恭敏坊

隱趣

日書三萬字

妓出家

河南王

妖異

塔影入屋

錢唐懷古詞

人命至重

度量弘深

高麗氏守節

寒號蟲

鄧思賢

醫科

卷之十七

陶氏二譜

藥譜

世系

卷之十七

卷古銅器

石敢當

方頭

七十二

梅檀佛香

傳席

卷婦婦吟

穿耳

羊頭

點心

奴婢

愠瓶

天子爭臣

孀婦

黃金縷

哨遍

花蕊夫人

崔麗人

江淞省地分

改常

卷之十八

叙畫

記宋宮殿

廣察

宣髮

檄書露布

鞞鞞

戴字

卷之十九

脈

四司六局

稽古閣

經紀

龐居士

宋朝家法

闡駕上書

錢武肅鐵券

射字法

神人獅子

至元鈔樣

妓聰敏

日無光

松江志異

郡縣尹

面不畏寒

卷之二十

納音

化氣

應聘不遇

皇舅墓

真率會

珠簾秀

漢兒字聖音

碧澗妾

箕仙詠史

夫婦同棺

宋幼主詩

孔椽史

挽文教授詩

狷潔

雁書

碑刻印識

卷九姑玄女課

白翎雀

天下士

卷之二十一

宮闕制度

公宇

唱盡

碧珠示識

卷之二十二

聖門弟子

河源

皇太子署牒

虎禍

河南婦

玉堂嫁妓

數識

戎顯再生

等命得子

夫婦入道

項節婦

西域奇術

玄乎囑對

先筆風致

司馬善諫

俞竹心

犬脅生子

卷之二十三

書畫標軸

鑪鳴

田夫人

嚙

金蓮盃

大佛頭

揚州白菜

譎誕有配

檢田吏

玉鹿廬

猴盜

盜有道

預知改元

醉太平小令

譏省臺

造物有報復

鎖鑰

葉氏還金

傅氏死義

武官可笑

鞠獄

聖鐵

鬼爺爺

死護文廟

卷之二十四

結交重氣義

帝廷神獸

勾圍壓

鷓鴣傳書

待士鄙吝

陳公子

漢魏正閏

剛卯

個儻好義

道士壽函

餽餽方

精塑佛像

繆孝子

趙孝子

王義士

木冰

龍湫獻靈

王一山

誤墮龍窟

雞司晨有準

黃道婆

天頂魚

十二生子

劉節婦

歷代醫師

卷之二十五

論秦蜀

院本名目

道母

天竺觀音

卷之二十六

傳國璽

瑞應泉

疑家

盧橋

五龍車

伏波將軍

至元鈔科

雕傳

三尾戒

酸齋舜世詩

高昌世家

后德

文宗能畫

武當山降筆

箕仙有驗

詩画題三絕

浙西園苑

吳江長橋

卷之二十七

四位配享

金果

李哥貞烈

劉節婦

卷病潔

雜劇曲名

唱論

莊蓼塘藏書

買假山

戴氏絕嗣

妓妾守志

譏伯顏太師

譏方士

燕都賦

裱背十三科

厲狄

旗聯

挑符識

金甲車

蘭節婦

卷忠孝里

胡仲彬聚眾

扶箕詩

卷之二十八

非程文

于闐王佛

処士門前怯薛

憲金案判

詩識

丘機山

不孝陷地死

朝回回

白縣尹詩

廢家子孫詩

樂曲

藝梅花文

如夢令

黃門

花山賊

爵祿前定

醋鉢兒

棋譜

軍前請法師

交捲香出對

承天寺

大夫

解語盃

戲題小像

水仙子

銅錢代著

刑賞失宜

畫家十三科

卷之二十九

紀隆平

降真香

宋二十一帝

字音

許負

李玉奚先生

稱地為雙

骨咄犀

一門五節

一門三節

黃龍洞

黏接紙縫法

井珠

一錢太守廟

全真教

馬孝子

楊貞婦

窰器

墨

斲琴名手

古琴名

戲語

日家安命法

淮渦神

寄衣

卷之三十

一四三

印章制度

銀工

祖孝子

白日園文

金靈馬

髹器

只孫宴服

三教一源

銀錠字號

學官講說

松江之變

果典坐

詩識

書畫樓

物必遇主

鎗金銀法

磨堯堅箴

三笑圖

官制字訛

中憤考

履舄履考

凡伍伯捌拾肆事

退耕錄卷目終

三笑圖

世宗皇帝

錄金雞

韓愈

書畫錄

世宗皇帝

果錄

疑難名錄

學官書錄

列聖授受正統

于今箇各人只至效申三



始祖 諱 孛 端 又 用

烈祖 神元皇帝 諱 也 速 該 姓 奇 渥 溫 氏

太祖 應天啓運聖武皇帝 諱 鉄 木 直 國 語 曰 成

吉 思

宋開禧二年丙寅十二月即位于斡難河白

號可汗至宗寶慶三年丁亥七月己丑崩于

薩里川在位二十三年壽六十六葬起鞏谷

太宗英文皇帝 諱 窩 闊 台

大宋紹定二年己丑八月己未即位于忽魯班
雪不只至宋淳祐元年辛丑十一月崩于胡
闌山在位一十三年壽五十六葬起輦谷
六皇后禿里吉納臨朝稱制皇后乃馬真氏
睿宗仁聖景襄皇帝諱他雷

大憲宗追謚聖祖皇帝諱他雷

定宗簡平皇帝諱貴由

宋淳祐二年壬寅至乙巳皇后當國丙午七

月端政即位于答蘭答八思至戊申三月崩

于胡眉斜陽吉兒在位三年壽四十三葬起

如輦谷皇太后禿里吉納復治國事

憲宗桓肅皇帝諱蒙哥

宋淳祐十一年辛亥六月即位于闊帖兀阿

蘭至宋開慶元年己未七月二十七日癸亥

崩于釣魚山在位九年壽五十二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諱忽必烈臣語曰薛

碑

宋景定元年庚申四月一日戊辰即位于開

平建元中統至至元三十一年甲申正月十
九日庚午崩于紫壇殿在位二十五年壽八

世十葬起輦谷 中統四 至元三十一

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諱真金 至元三十一

成宗追諡 至元三十一

順宗昭聖衍孝皇帝諱答剌麻八剌 至元

武宗追諡 至元三十一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諱鉄木耳 國語曰完者篤

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四月十四日甲午即位

于上都改至元三十二為元貞至大德十一

美年丁未正月八日癸酉崩于五德殿在位十

三年壽四十二葬起輦谷 元貞二 大德

十一 葬起輦谷 至大德二

武宗仁惠宣孝皇帝諱海山 國語曰曲律 入宮

大德十一年丁未五月十一日甲戌即位于

上都十二月詔改大德十二為至大至四年

辛亥正月八日庚辰崩于玉德殿在位四年

壽三十一葬起輦谷 至大四

仁宗聖文欽孝皇帝諱愛育黎拔力八達國語
曰普顏篤

至大四年辛亥三月十八日庚寅即位于大
明殿九月壬子詔改至大五為皇慶至延祐
七年庚申正月二十一日辛丑崩于光天宮
在位九年壽三十六葬起輦谷 皇慶二

延祐七

英宗睿聖文孝皇帝諱碩德八剌國語華堅
延祐七年庚申三月十一日庚寅即位十二

月乙巳詔改延祐八為至治至三年癸亥八
月四日癸亥遇弒崩于上都途中南坡行幄
在位四年壽二十一從葬諸帝陵 至治三
顯宗光聖仁孝皇帝諱甘剌麻

泰定追謚今出廟

泰定皇帝諱也先帖木兒元封晉王

至治三年癸亥九月四日癸巳即位于上都
龍居河十二月丁亥詔改至治四為泰定至
五年戊辰二月庚申改致和七月十日庚午

崩文宗追廢在位五年壽三十六泰定四
泰定五改致和文宗即改天曆四歲泰定五
明宗翼獻景孝皇帝諱和世剌國語曰忽都篤
泰天曆二年己巳正月二十八日丙戌即位于
和寧北八月二日大駕次王忽察都六日暴
崩不改元在位八月壽三十葬起輦谷

文宗聖明元孝皇帝諱稅脫木兒國語曰扎末
篤四日致和元年戊辰九月十三日壬申即位于大

明廢改元天曆詔讓大兄明宗明年己巳五
月帝發京師北迎八月二日丙戌遇于忽察
都庚寅明宗暴崩己亥復即位于上都至三
年庚午五月戊午改至順至三年壬申八月
十二日己酉崩在位五年壽二十九葬起輦
谷後至元六年庚辰六月丙申以帝謀不軌
使明宗飲恨而崩詔撤其廟主 天曆二

至順三

寧宗冲聖嗣孝皇帝諱懿璘質班

至順三年壬申十月四日庚子即位于大明
 殿至十一月十六日壬午崩不改元年七歲
 葬起輦谷外西前時其廟主言天罰二
 今上皇帝御名安散帖睦爾丙申以帝諱不諱
 至順四年癸酉六月八日己巳即位于上都
 十月戊辰改元元統至三年乙亥十一月辛
 丑改至元至七年正月一日改至正元統
 二十年至元六十年至正今二十六年年歲壬戌察
 斡流

蒙古七十二種

阿刺刺歹

扎刺兒歹

忽神忙兀歹

奚吉刺歹

晃忽攤

永吉列思

兀魯兀

郭兒刺思

別刺歹

怯烈歹

禿別歹

八魯刺忽

曲呂律

也里吉斤

扎刺只刺歹

脫里別歹

塔塔兒

哈答吉

散兒歹

乞要歹

列木歹

顏不花歹

歹列里養賽

散木兀歹

臧里吉歹

何大里吉歹

兀羅歹

別帖里歹

堇歹

也可抹合刺

那顏吉歹

何塔里吉歹

亦乞列歹

合忒乞歹

朱里乞

外兀歹

外抹歹

阿兒刺歹

伯要歹

担古歹

外刺歹

末里乞歹

許大歹

晃兀攤

別速歹

顏不草歹

木溫塔歹

忙兀歹

塔塔歹

那顏乞台

何塔力吉歹

忽神

塔一兒

无魯

撒木

戒里吉

阿火里力

扎馬兒

兀羅羅

別帖乞乃

谷谷兒

也可林合刺

美吉

木里

忙古

外抹款乃

朵里別

入隣

察里吉

八魯忽

色目三十一種

哈谷

外刺

吟刺魯

欽察

唐兀

阿速

秃八

唐里

苦里魯

刺乞

赤乞

畏吾兀

回回

乃蛮

阿兒渾

合魯

火里刺

撒里哥

禿伯歹

雍古歹

蜜赤思

夯力歹

苦魯丁

貴赤歹

匣刺魯

禿魯花

哈刺吉谷歹

拙兒察歹

禿魯八歹

火里刺

甘木魯

撒兒哥

乞失迷兒

漢人八種

林蘭曰蓋

契丹

高麗曰空

女直曰敵

竹因歹

木里闊歹

竹溫古曰魚

竹亦歹

渤海女直曰

金人姓氏

完顏漢姓曰王

烏古論曰商

乞石烈曰高

徒單曰杜

女奚烈曰郎

兀顏曰朱

蒲察曰李

顏蓋曰張

溫迪罕曰溫

石抹曰蕭

奧屯曰曹

李木魯曰魯

金移刺曰劉

韓勒曰石

納刺曰康

夾谷曰全

裴肅曰麻

尼忙古曰魚

幹准曰趙

何典曰雷

阿里侃曰何

溫敦曰空

對吾魯曰惠

林顏曰孟

都烈曰強

散答曰駱

呵不哈曰由

烏林答曰蔡

僕散曰林

木虎曰董

古里甲曰汪

至元十一年甲戌宋之咸淳十年也秋七月

世祖命中書右丞相伯顏搃制大軍取宋諭

之若曰朕聞曹彬不嗜殺人一舉而定江南

女其体朕心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橫罹鋒刃

伯顏叩首奉命惟謹既而混一職方豈非不

嗜殺人之驗與
明年乙亥春諸郡望風降賊丞相伯顏遣負外
郎石天麟詣闕奏聞
世皇喜顧謂侍臣曰朕兵已到江南宋之君
臣必知畏恐茲若遣使議和邀索歲幣想无
不從者遂勅伯顏按兵乃命禮部尚書廉希
賢侍郎嚴忠範討議官宋德秀祕書丞柴紫
之等齎奏國書使宋次建康希賢等借兵衛
送伯顏曰方今兩軍相攻互有設險宜冷行

興利除害之事未嘗有片言及之但惟以薦
舉為務何邪先生答曰某所薦者百有餘人
皆經世之才其在中外並能上裨
聖治則某之報効亦勤矣又何待屑
除害然後為監察御史之職任乎大夫曰真
宰相器也嘆賞久之

太宗素嗜酒晚年尤甚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文
正王數言之不聽一日持酒槽之金口以進
曰此乃鐵耳為酒所蝕尚致如此况人之五

臟有不損邪

上說賜以金帛仍勅左右日惟酒三鍾而止夫
大以王之切諫不己而日與大百嬖嬖相對文
上終納之可謂

君明臣良者矣

內翰王文康公字百一開州東明人國初自保
定應聘北行時故人馬雲漢以宣聖畫像為
贈既達北庭植秋丁公奏行釋奠禮
世祖說即命舉其事公為祝文行三獻礼

畢進昨於

上上既飲福熟其昨命左右均沾所賜自是春
秋二仲歲以為常蓋上之所以尊師重道者
實公有以啓之也

國朝儒者自戊戌選試後所在不務存恤往往
混為編氓至於奉一札十行之書崇學校獎
秀藝正戶籍免徭役皆翰林學士高公智耀
大奏陳之力也公河西人今學校中往往有祠
之者

丙戌冬十一月耶律文正王從

太祖下靈武諸將爭掠子女玉帛王獨取書籍
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中病疫惟得大
黃可愈所活幾萬人吁庶而不貪此固清慎
者能之若其先見之明則有非人之所可及
者

御史臺至元五年置秩從二品二十一年陞正
二品大德十一年陞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
後增一人中丞二人後又增二人隨復故侍

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
人治朝著之事典事二人掌樞府文書之事
後改為都事三人後又以都事之長蒙古若
色目一人為經歷檢法二人後廢管勾三人
其一人為照磨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十
六人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人如漢人之數
今三十二人至元十四年既取宋置南行臺
二十七年專蒞江南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
史臺秩如內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四人西

行臺初由雲南廉訪司陞行臺大德元年移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御史臺蓋陝西甘肅四川雲南之地延祐間暫廢隨復其官秩如南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人各道提刑按察司至元六年置正三品有使副使僉事察判經歷知事二十八年改肅政廉訪司使副使僉事各二人大司農奏罷各道勸農司以農事歸憲司增僉事二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今天下凡二十二道始建臺時大夫則塔

察見也

內監察御史署銜無御史臺三字以為

天子耳目之官非御史大夫以下所可制也行臺則不然

國朝凡省臺院吏曰掾史獨江南行臺作令史者蓋緣至元十四年初立行臺自御史大夫授三品秩故也後雖陞一品而樂因循者不為申明改正西臺立視南臺已陞品秩則曰掾史焉

三臺凡公文所書臺字並從士從口不敢作其
字頭若然則僞文也按許氏說文臺從至從
之從高省則土乃之之正書耳當以土从口
為是
累朝皇帝於踐祚之始必布告天下使咸知之
惟詔西番者以粉書詔文於青繒而繡以白
天絨網以真珠至
御寶處則用珊瑚遣使賫至彼國張于
帝師所居處

國初立法以來有笞杖徒流死之制凡七下至
五十七下用笞六十七下至一百七十用杖
徒之法徒一年杖六十七一年半杖七十七
二年杖八十七二年半杖九十七三年杖一
百七此麗徒者杖數也監徒既決而又繫之
使居役也數用七者建元以前皆用成數今
匿稅者笞五十犯私鹽茶者杖七十私宰馬
牛者杖一百舊法猶有存者大德中刑部尚
書王約數上言

國朝用刑寬恕笞杖十咸其三故笞一十咸為
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反加十
也議者憚於變更其事遂寢流則南之遷者
之北北之遷者之南死則有斬有凌遲而無
絞

世皇嘗以錢幣問太保劉文貞公秉忠公曰錢
用於陽楮用於陰華陽夏明之區沙漠幽陰
之城今

陛下龍興朔漢君臨中真宜用楮幣俾子孫世

土守之若用錢四海且將不靖遂絕不用錢迨
武宗頗用之下又輒罷此雖術數識緯之學
執驗之於今果如所言

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姚忠肅公天福

字君祥平陽人至元十一年拜監察御史彈

擊權臣無所顧畏

世祖賜名已而思國言虎也後條奏宰相阿合
馬罪二十有四召廷辦公枚數之彼輒引服
數至於三氣沮色喪

上曰此三者罪已不在宥因曰公曰已而思臣
下有遠下自西太祖之制干朕之紀者汝抨擊毋隱連臣皆震
悚時方倚相理財姑釋不問衆人莫不為公
危之公之大夫人有賢識勗之曰為國者忘
其家汝第盡力效忠果不測吾追從陵毋死
日猶生年也公泣謝曰其長曰禱一得謹乞
不以老母生連語聞謂公上嘆曰是母子有古義烈刻侍臣符寶郎董文

宋人先往道意若便擁兵前進吾恐別生鑑隙
則和議之事必難成矣希賢等堅請乃商閱
銳卒伍百昇之至獨松關戍關者宋浙西安
撫司參議宜張濡也以為北兵叩關率衆掩
擊殺忠範執希賢希賢亦病創死
世室聞之大怒趣進攻嗟夫宋之亡也非有
桀紂之惡特以始之以拘留使者肇天兵之
興終之以誤殺使者激謂世室之怒耳藉使獨松之使不死宋之存亡

未可知其亦有數也
明年正月甲申丞相伯顏駐軍臯亭山宋奉表
及國璽以
千戶囊加万等入城慰諭令
民居門首各貼好投拜三字及聞益王廣王
如婺州即命分兵屯守諸門范文虎安營浙
西沙滸大臯太后望祝曰海若有靈當使波
濤大作一洗而空之潮汐三日不至軍馬宴
然文虎呂文煥壻安慶守臣降於我者
宋之興始於後周恭帝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

及其亡也終於少帝德祐元年少帝時四歲
名顯而顯德二字竟與得國時合周以主幼
而失國宋亦以主幼而失國周有太后在上
宋亦有太后在上始終興亡之數昭然如此
萬歲山在大內西北太液池之陽金人名瓊花
島中統三年修繕之其山皆以玲瓏石疊壘
峰巒隱映松檜隆鬱秀若天成引金水河至
其後轉機運輦汲水至山頂出石龍口注方
池伏流至仁智殿後有石刻螭龍昂首噴水

仰出然後東西流入于太液池山上有廣寒殿七間仁智殿則在山半為屋三間山前白玉石橋長二百尺直儀天殿後殿在太液池中圓抵上十一楹王對萬歲山山之東也為靈囿奇獸珍禽在焉車駕歲巡上都元宴百官于此瀕省叅政赤德爾魯云向任留守司都事時聞故老言國家起朔漢日塞上有一山形勢雄偉金人望氣者謂此山有玉氣非我之利金人謀欲厭勝之計无所出時因已

多事乃求通好入貢既而曰它无所冀願得其山以鎮壓我土耳衆皆鄙笑而許之金人乃大發卒鑿掘輦運至幽州城北積累成山因開挑海子我植花木營構宮殿以為遊幸之所未幾金亡世皇徙都之至元四年興築宮城山適在禁中遂陽今名云留守司在宮城西南角樓之南專掌宮禁王役者

江南

大軍次黃河苦乏舟楫夜夢一老叟曰陛下

欲渡河澌隨我來引至一所指曰此卽是已
帝遂以物標識之乃竟歷歷可記

明日循行河澌尋夢中所見處果是方驚顧
間忽有人進曰此間水淺可渡時帝微夢中
語因謂曰汝昭先涉否其人乃行大軍自後
從之無一不濟
帝欲重旌其功對曰富與貴悉非所願但得
自在足矣遂封為荅刺罕與五品印撥三百
戶以食之令其子孫尚有存者此事揚元誠

大史瑞所云

世皇下江南檄枚舉賈似道無君之罪宋國臣
民其不誠服者與其文曰宅中圖大夫開一
統之期自此而南雷動六師之衆先謂吊民
而伐罪蓋將用夏而變夷欲制江浙以削平
極汝海隅而混一堪嗟此宋信任非人處之
節相之尊委以國柄之重世濟其憂真亮察
之賈充謀及廸心效姦雄之曹操不學無識
舞術弄權誇澌黃僅免其身此河清莫大之

績承君之寵如彼之專貪天之功確乎不拔
惜官爵以恣寶貨竒條法以苦賢才奪士田
而無地可耕變閭會而物價溢涌藉鄙猥者
伴食於廟堂任反側者失兵於邊徼恬視雷
星之召異罔聞水火之降灾滿朝皆其私人
用將因其重賂用白劄而破世守之法曲丹
筆而容天討之刑民心已離而不知天命將
革而未悟方且貪湖山之樂聚寶王之珍弗
顧母死奪制以貪榮乃乘君寵立幼而固位

皇以己峻功碩德而自比於周公欺人寡婦孤
兒反不如於石勒深懷禍隱自肆奸邪合正
兩觀之誅可紓百姓之怒我

大元皇帝聰明智睿神武慈仁焚香祝天誓
莫殺而混海宇振兵畧地隨所向而宣皇威
一戰乘勝而渡江諸將列降而獻土殿角稽
首迎我前矛後實先聲易如破竹昭然天順
人信之助成我風行草偃之功合宇宙以清
寧蘇人民而鎮撫是寬幼主以下罪止元惡

之身自今撤到應守令以境土投拜除大支
犒膏外仍其官職謹檄

大元受天命肇造區夏列聖相承至于
世皇至元初尚未建宮闕凡遇稱賀則
臣庶皆集帳前無有尊卑貴賤之辨執法官
厭其喧雜揮杖擊逐之去而復來者數次翰
林承旨王文忠公磐時兼太常卿慮將貽笑
外國奏請立朝儀遂如其言
皇慶癸丑冬十一月詔曰其以皇慶三年八月

天下郡縣與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明年二
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按遺山元
大公好問所撰廣訪使楊文憲公真墓碑云
太宗即位之十年戊戌開舉選特

詔宣德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進士公試東
平兩中賦論第一奉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
長官兼廉訪使則國朝科舉之設已肇於此
察以七十餘年而普顏篤
皇帝克不墜

祖宗之令典尊號曰

仁不亦宜乎初高試論賦蓋又宋金餘習後則
一以經學為本非復向時比矣
汲郡王公玉堂嘉話云宋末下時江南謠云江
南看破百雁來過當時莫喻其意及宋亡蓋
知指丞相伯顏也

太宗時諸國來朝者多以冒禁應死耶律文正
王楚村進奏曰願無汙白道子從之蓋國俗
尚白以白為吉故也

天德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特郭
守敬字若思順德刑臺人知太史院事以奮
臣且熟朝廷所施為獨不許其請至今翰林
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者感自公始
答刺罕譯言一國之長得自由之意非勳戚不
與焉

太祖龍飛日朝廷早創官制簡古惟左右萬戶
次及千戶而已

丞相順德忠獻王哈刺哈孫之曾祖啓昔禮

以英材見過翬及千戶錫號各刺罕至元千
申

大世祖錄勲臣後拜王宿衛官餼號各刺罕

己丑秋八月

太宗即皇帝位耶律文正王時為中書令定冊
立儀禮皇族尊長皆令就班列拜尊長之有
禮蓋自此始

內八府宰相八負視二品秩而不降授宣命特
中書照會之任而已寄位於翰林之婦隣婦

園隣宮門外院官會集處也所職視草制若詔
赦之文則非其掌也至於院之公事亦不得
與焉例以國戚與勲貴之子弟充之

國朝有四怯薛太官怯薛者分宿衛供奉之士
為四番番三晝夜凡

上之起居飲食諸服御之政令怯薛之長皆
搃焉中有云都赤乃侍衛之至親近者雖官
隨朝諸司亦三日一次輪流入直負骨朶於
肩佩環刀於腰或二人四人多至八人特若

上御控鶴則在宮車之前

上御殿走則在墀陛之下蓋所以虞茲回也

雜率輔之日覲清光然有所奏請無云都亦

在固不敢進令中書移咨各省或有須備錄

奏文事者內有必去都亦某等以此之故余

又究骨朶字義寧記宋景文筆記云關中人

以腹大為胛朶上音孤下音都俗音謂杖頭

大者亦曰胛朶後譌為骨朶朶平声

國朝鎮殿將軍募選身軀長大異常者充凡有

是所請給名曰大漢衣糧年過五十方許出官

貴由赤者快行是也每歲一試之名曰放走以

脚力便捷者膺上賞故監臨之官齊其名數

而約之以繩使無後先參差之爭然後去繩

放行在大都則自河西務起程若上都則自

泥河兒程越三特走一百八十里直抵

御前俯伏呼萬歲先至者賜銀一餅餘者賜

段匹有差

昔寶赤鷹房之執役者每歲以所養海青獲頭

昔驚者賞黃金一錠頭驚天驚也以首得之又
重過三十餘斤且以進御膳故曰頭驚也
御膳亦謂之御膳也至若御膳亦謂之御膳
御膳亦謂之御膳也至若御膳亦謂之御膳
御膳亦謂之御膳也至若御膳亦謂之御膳
御膳亦謂之御膳也至若御膳亦謂之御膳
御膳亦謂之御膳也至若御膳亦謂之御膳
御膳亦謂之御膳也至若御膳亦謂之御膳
御膳亦謂之御膳也至若御膳亦謂之御膳

退耕錄卷之一 大新亦難其處五十年後出首

退耕錄卷之二 百而耕之對首惠德殿上

而後耕也 因以耕坐天宮陶器宗儀祭九成

至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耕對首之對首因

上御玉德殿命史臣榻前章詔點讀太師伯

文顏詔文有云其各領所部詔書到日悉還本

衛

今日自蚤至暮皆一日也可改日字作時字

皇時伯顏以飛放為名扶持報時去蓋一字之

皇太子在柳林意將犯分詔既成遣中書平章

皇太子歸國而各枝軍馬即時散去蓋一字之中利害繫焉蓋聰明作元后於此有以見之矣

文定王沙刺班其各餘泊特請書曰去墨本今上之師也為學士時嘗在器無能太師上上左右一日翫少倦遂於便殿之側偃臥因而就寐上因以籍坐方褥國語所謂朵兒別是真者親扶其首而枕之後嘗患癩額上

上於金鉢中取佛手膏躬與貼之
上之隆師重道可謂至矣盡矣王字敬臣號
山齋畏吾人

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寶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譯語謂之煖吞世此國俗然也

今上之初入戒壇時見馬哈刺佛前有物為供因問學士沙刺班曰此何物曰羊心上曰嘗聞用人心肝者有諸曰嘗聞之而未嘗

上目睹請問刺馬刺馬者請曰嘗聞之而未嘗
帝師也

上遂命沙刺班傳旨問之答曰有之凡人萌友
心害人者事竟則以其心肝作供耳以此言

復奏

上再命問曰此羊嘗害人乎帝師無答

國朝日進

御膳例用五羊而百餘至其盡矣且羊也百或
上自即位以來日減一羊以歲誌之為數多矣

大府少監何曾奏取黃金三兩為御鞞刺花用

上曰不可因請易以銀而鍍金者

上曰亦不可金銀首飾也今民間所用何物對

曰用銅昔曰可右五事揚太史瑞所言太史

居官時日侍上故知其詳

今上宣太子之正位東宮也設諭德置端木堂

以處

太子講讀忽一日開計令與對習孔子之學

帝師來啓

太子母后曰向者

太子學佛法頓覺開悟今迺使習孔子之教恐

壞

太子真性

后曰我雖居於深宮不明道德嘗聞自古及今

治天下者須用孔子之道捨此它求即為異

王端佛法雖好乃餘事耳不可以治天下安可

上使不

太子不讀書

帝師報服而退

皇太子方在端本堂讀書近侍之嘗以飛放從

者輒臂鷹至廊廡間喧呼馳逐以惑亂之將

勾引出游為樂

太子授業畢徐令左右戒之曰此讀書之所先

生長者在前汝輩安敢褻狎如此爭引去母

召責也衆皆驚懼而退右二事乃貢尚書師

中奉授經宣文閣下日所目見者至正丙申間

諱避地雲間每談

朝廷典故因及此

中書左丞魏國文正公魯齋許先生衡中統元年應召赴都日道謁文靖公靜脩劉先生相謂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答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二十年徵劉先生至以為贊善大夫未幾辭去又召為集賢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乃曰不如此則道不尊原唐之制中書令耶律文正王楚材字晉卿在金為燕京帝行者負外郎國亡歸于我朝從

太祖征伐諸國夏人常八斤者以治弓見知於

上詭王曰我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進不已左

上王曰且治弓尚須弓何豈治天下不用治

天下匠耶

上聞之喜自是用王益密曰吾百官皆當

中書平章政事廉布憲字善甫封恒陽王謚文

正本畏吾氏王之父諱布魯凱為回鶻王歸

朝官至順德諸路宣慰使封魏國公謚孝懿

拜廉訪使之命時適王生顧田是兒必夫吾

門吾聞古者以官受氏天將以廣氏吾宗乎
吾其從之舉族承命舉族承命世祖一日命廣文正王受戒於國師王對曰臣
世祖已受孔子戒已受孔子戒已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
孝孔門之戒如是而已

上喜注曰孔子曰吾欲已而不可得者天不可不困於
謝君直先生按得號疊山信州弋陽人宋景定
六年子江東漕闡校文發策問權姦誤國趙氏

必亡忤貫似道貶興國軍三年遇赦得還天
兵南下之書問曰史外傳於之難可也更黑

郡城潰棄家入闕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文
海承旨留臺奏等文薦累召不赴二十六年
春正月福建行省叅知政事魏天祐復被

詔旨集守令成將迫蹙上道臨行以詩別常所
往來者曰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
行天下豈無龔勝繫人間不獨伯夷清義高
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

不屈皇天上帝服分明夏四月至京師不食
死年六十有四秋八月子定之奉柩歸葬門
人誄而題之曰文節先生謝公墓嗟乎伯夷
叔齊在周維為頑民而在商則為義士孰謂
數千載後有商義士之風者復見先生焉
中書丞相史忠武王天澤髡髻已白一朝忽盡
黑如貴家老人鬮至二十三平憐史跡文
世皇見之驚問曰史拔都汝之髻何乃更黑
邪對曰臣用藥染之故也三平遂髡髻還天

上曰染之欲何如曰臣覽鏡見髡髻白竊傷年
且莫盡忠於

陛下之日短矣因染之使玄而報效之心不異
疇昔耳

上大喜人皆以王捷於奏對推此一事則餘可
知矣漢人賜名拔都者惟王與太師張獻武
王弘範及真定新軍張萬戶興祖耳
真定新軍張萬戶興祖中山無極人至元十九
年丞相楚國文定公阿里海涯以中書右丞

南來漢郅公實從有功授前職平生射虎數
直十日遇虎一發而踏語人曰吾聞生虎之
斃別齒疾可已風因拔之虎怒爪韉裂賴其
氣息垂盡不能傷足由是人目之曰殺虎張
上後以國言賜名拔突拔突即拔都都與突字
雖異而聲相近蓋譯語無正文故也

姚文公先生遂為中臺監察御史時忽御史大
夫謂曰我

天子以汝賢故擢居耳目之官今且歲餘至如

忠宣付史館書之

至元二十四年桑哥之為尚書丞相也專權擅
政虐濫董天賄賂公行畧無畏避中書平章
武寧正獻王徹理時為利用監獨奮然數姦
賊於

上前上怒以為醜詆大臣命左右批其頰王辨
不為上且曰臣思之熟矣一國家置臣子猶
人家畜犬譬有賊至而犬吠主人初不見賊
上乃垂犬犬遂不吠豈良犬哉

上悟收桑哥籍其家明日王拜御史中丞余按
北史宋游道傳畢義雲奏劾游道褻尊諂曰
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
王無復吠犬詔除名則王之以犬自況為有所
本矣

翰林學士元文敏公明善字復初清河人叅議
中書日會入朝頌公曰畧與身色中書平章
朝廷遣蒙古大臣使交趾公副之將還國之偽
主齎以金蒙古受之公固辭僞主曰彼臣已

受矣公獨何為公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
憐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軀僞主數伏
命蒙古色目人之為官者多不能執筆花押
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輔及近侍官至
入朝品者得章閣于西宮與聖殿之西皆宜
旨則用玉圖書押字非然白而鑿黑黑而
特賜不敢用按周廣順二年所享之穀以病
臂辭位詔令刻名印用據此則押字用印之
文始也

文宗開奎章閣作二壘一曰天曆之寶一曰奎章閣寶命臣虞集篆文蘇北限科名用印之
今上作二小壘一曰明仁殿寶一曰洪禧命
音臣榜瑞篆文洪禧璞純白而龜紐墨色

天曆初建奎章閣于西宮興聖殿之西廊為屋
三間高明燠爽南間以藏物中間諸官入直
所北間南嚮設之為官者不詣其室亦不
御座左右列珍玩命群玉內司掌之閣官署街
初名奎章閣階正三品隸東宮屬官後文宗

復位乃陞為奎章閣學士院階正二品置大
學士五員並知經筵事侍書學士二員承制
學士二員供奉學士二員並兼經筵官幕職
置叅書二員典籤二員並兼經筵叅贊官照
磨一員內掾四名內二名兼檢討宣使四名
知印二名譯史二名典書四名屬官則有群
玉內司階正三品置監群玉內司二員司尉
一員亞尉二員僉司二員典簿一員令史二
名典吏二名司籙二名司膳四名給使八名

專堂祕玩古物藝文監階正三品置太監兼
檢校書籍事二員少監同檢校書籍事二員
監丞兼檢校書籍事二員或有兼經筵官者
典簿一員照磨一員令史四名典史二名專
堂書籍鑿書博士司階正五品置博士兼經
筵參贊官二員書吏一名專一鑿辦書畫授
經即階正之品置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二
員專一訓教法薛官大臣子孫藝材庫階從
六品置提典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司吏

二名庫子一名專一收貯書籍廣成局階從
七品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二員司吏
二名專一印行
祖宗聖訓及
國制等書
特恩勅製象齒小牌五十上書奎章閣三字一
面篆字一而蒙古字與畏吾兒字分散各官
懸佩出入宮門無禁學士院凡與諸司往復
惟劄送參書廳行移而已命侍書學士虞集

撰記御書刻石閣中而曰命書學士董象
今上皇帝改奎章曰宣文其記曰大統既正海
內定一乃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天曆二年
秋三月作奎章之閣備燕閒之居將以淵潛遐
思緝熙典學乃置學士員俾頌乎

祖宗之成訓毋忘乎創業之艱難而守成之不
易也又俾陳夫內聖外王之道興亡得失之
故而已自傲焉其為閣也因曰殿之西廡釋
高明而有容不加飾乎米斷不重勞於土木

不過啓手牖以順清燠樹皮閣以棲圖書而
已至於器玩之陳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
在列其為處也跣步戶庭之間而清嚴邃密
非有朝會祠享時巡之事幾無一日而不御
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宥密有所圖回爭
臣有所繩糾侍從有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
密勿蓋終日焉而聲色狗馬不軌不物者無
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敵知善於怡心養神
培本浚源從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乎此

者也蓋聞天有恒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恒勢水土之載不瀆矣人君有恒居則天地民物有所係屬而不易矣居是閣也靜焉而天為一動焉而天弗違度乎有道之福以保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哉至順辛未孟春二日

記

百神會... 事... 日...

傳昭菴先生立以占筮起東南時杭州初內附世皇以故都之地生聚浩繁賢力殷盛得無有再興者命占其將來如何卦既成對曰其六七十年後會見城市生荆棘不如今多也今杭連厄於火自至正壬辰以來又數燬於兵昔時歌舞之地悉為草莽之墟軍旅填門畜豕載道乃知立之占亦神矣立乃番陽祝卜泌甥泌精皇極數

中書右丞相伯顏所署官銜計二百四十六字曰元德上輔廣忠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秦王各刺罕中書右丞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監脩國史兼徽政院

侍正昭功萬戶府都總使虎符威武河速衛
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忠翔侍衛親軍
都指揮使奎章閣大學士領學士院知絲延
事太史院宣政院事也可千戶哈必陳千戶
達魯花赤宣忠幹羅思扈衛親軍都指揮使
司達魯花赤提調回回漢人司天監群牧監
廣惠司內史府左都威衛使司事欽察親軍
都指揮使司事宮相都總管府領大喜宗裡
院兼都典制神御殿事中政際事宣鎮侍衛

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宗仁蒙古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提調哈刺赤也不
干察視領隆祥使司事當其擅政之日前後
左右無非陰邪小輩惟恐獻諂進佞之不至
孰能告以忠君愛民之事有一王爵者譯奏
云薛禪二字人皆可以為名自

世祖皇帝廟號之後遂不敢用今太師伯顏
功高德重可以薛禪名字與之時御史大夫
帖木兒不花亦其心腹每陰嗾省臣奏乞其

請文定王沙刺班時為學士從容言於
上曰萬一曲從所請關係非輕遂命學士歐陽
玄監丞福侯斯會議以元德上輔四字代之
加於功臣之上又典瑞院都事某建言凡省
官提調軍馬者必佩虎符今太師伯顏難與
他人同宜錫龍鳳牌以寵異之
制可遂製龍鳳牌一面其三珠各渾徑寸真
珠一枚而飾以紅刺鴉忽寶右牌身脫銀元
德上輔功臣號字仍用白玉嵌造牌成計直

數萬錠既被貶黜毀其牌就以珠寶給還物
主蓋督勅有司和買子價高未酬也又京畿
都運速刺上言太師伯顏功勳蓋世所授
宣命難與百官一体合用泥金書詞以尊榮
之省臺院官議不可行宛轉稟曰止金書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八字餘仍墨筆云

大德間

仁宗在潛邸日奉

二谷吉太后駐輦懷孟特苦群蠅亂喧終夕無
寐翼旦

太后命近侍傳旨諭之曰吾母子方情蠅忍
惱人邪自後其毋再鳴故至今此地雖有蠅
而不作聲後

仁宗入京誅安西王阿難答等

武宗即位時大德十一年也越四年而

仁宗繼登大寶則知元后者天命攸歸豈行在
之所雖未踐祚而山川鬼神以陰來相之不

然則毒魚微物耳又能聽令者但迄今不鳴
尤可異矣

至治癸亥十月六日甲子先一日因晉邸入繼
大統告祭

太廟之頃陰風北來殿上燈燭皆滅良久方息
蓋攝祭官鈇失也先帖木兒赤斤帖木兒等
皆弑君之元惡也時全思誠以國子生充齋
卸目擊之此無他必

祖宗威靈在上不使姦臣賊子得以有事于太

所廟而明示嚴譴之耳彼徒罪無所逃至於身
誅族赤而後已吁可畏哉

至元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後伏誅徒其餘黨
于慶元之定海縣延祐間倚納脫公來為
浙相其黨屢以水土不便為訴乞遷善地公
曰汝輩自尋一箇不死人的田地富為汝遷
之衆遂不敢再言

至元間別兒怯不花公為江浙相議以本省所
轄上人不得為掾史時左丞佛柱公謂曰若

然則中書掾當用外國人為之矣相有赧色
議遂不行

蕭貞敏公夔字維斗京兆人蚤歲吏于府一日
呈讀尹前偶拾筆目公拾之公陽為不解而
止白所議公事如此者三公曰其所言者
王事也拾筆責在阜隸非吏所任尹怒公即
辭退隱居十五年惟以讀書為志從公游者
履文戶外平章成寧主以仙聞其賢薦之於
世祖微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

成宗始不至於斯西縣德舉舉然也
武宗受文公手章致書遂以山間其言讀之於
仁宗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赴改集
賢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
賢學士國子祭酒尋復得告還山年七十七
以壽終謚貞敏

文貞王阿憐帖木兒嘗言妻師德唾面自乾以
以為美事我思之雜狗亦可不惡他且如有
一狗自卧於地无故以是蹴之或擲以物狗

固不便咬人亦吠數聲而去却有甚好聽處
局節卷字真誥中謂一卷為一弓或以為矛字
及篇字者皆非

退耕錄卷之二

退耕錄卷之二

武宗

仁宗景祐初授直學士司書集賢直學士未幾改集賢侍講又以太常寺右諭德假知至京師致書賢學士國子祭酒尋復得告還山年七十七以學終諡貞敏

文安縣人

嘗言其神德而自乾以

三曰稽考文真錄中語亦卷之五曰卷之六曰

固不刻或入在如樓簪而去陸武書致部或

退耕錄卷之三 聖賢 卷之四 聖賢 卷之五 聖賢

至正二年壬午春三月十日有四日 天台陶 宗儀 九成

上御咸寧殿中書右丞相脫脫等奉命史臣

纂脩宋遼金三史制曰可越二年甲申春三

月進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

列傳四十六卷冬十一月進金史本紀一十

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又

明年乙酉冬十一月進宋史本紀四十七卷

明年乙酉冬十一月進宋史本紀四十七卷

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
百五十五卷初會稽楊維禎嘗進正統辨可
謂一洗天下紛紜之論公萬世而為心者也
惜三史已成其言終不見用後之秉史筆而
續通鑑綱目者必以是為本矣維禎字庶夫
號鐵崖人咸稱之曰錢史先生泰定丁卯李
黼榜相甲及第以文章名當世表曰

至正三年五月日伏覲

皇帝詔旨起大梁張

京兆杜本等爵其官職

專修宋遼金三史越明年史有成書而正統
未有所歸臣維禎謹撰三史正統辨凡二千
六百餘言謹表以上者右伏以歷代離合之
殊固繫乎天數盛衰之變萬年正閏之統實
出於人心是非之公蓋統正而例可興猶綱
舉而目可備前代異史今日兼修是非之論
既明正閏之統可定柰三史雖云有作而一
統猶未有歸共惟
世祖皇帝以湯武而立國

皇帝陛下以堯舜而為君建極建中致中和而
育物惟精惟一大一統以書元嘗怪遼金史
之未成必列趙宋編而全備苦甚大啓草澤
高升宜開三百載之編年以垂千萬代之大
典豈料諸儒之譎筆徒為三國之志書春秋
之首例未聞綱目之大節不舉臣維禎素讀
春秋之王正月公羊謂大一統之書再觀綱
目之紹春秋文公有在正統之說故以始皇
二十六年而繼周統高祖成功五年而接秦

亡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於滅盜
而不始於武德稽之千古證之于今况當
世祖命伯顏平江南之時式應宋祖命曹彬
下江南之歲親傳詔旨有過唐不及漢之言
確定統宗有繼宋不繼遼之禪故臣維禎敢
痛排浮議力建公言挈大宋之編年包遼金
之紀載置之上所用成一代可鑒之書傳之
將來永示萬世不刊之典冒干天聽深懼冰
兢下情無任瞻天望闕激切屏營之至辨曰

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
革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
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曆數之相仍者可以
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
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
代之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
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強於王也而春秋必
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
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

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強梁之力僭偽之名
而論之也尚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
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
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以濟吳魏使
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比春秋之罪人矣
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統黜
皇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耳以致尊昭烈續
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
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

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
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
皇之升六年而始繼門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
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
始於群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降武德之元
又所以法春秋之大一統也然則今日之修
宋遼金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
辨矣自我

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

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
祐天曆之間屢勅

詔旨而三史卒無成者豈不以三史書正統之
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於
南之後拘于遼金之抗于北乎吾嘗究契丹
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
化形戴豬眼象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
也八部之雄至於阿保機披其臺而自尊迨
耶律光而其執浸威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

之初大遼之號復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
機訖于天祚凡七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天
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
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襲中夏而
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乘晉統吾
不知其何統也再考金之有國矣始於完顏
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
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篡有其
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

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尅
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
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為君長保其肅
慎至太祖時南北為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
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
而宋嘗遣使卑辭以告和結為兄弟晚年且
遼為翁而宋為孫矣此又其說之曲而陋也
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興於漢唐之前乎
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

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
匈奴突厥為紀傳而以漢唐為正統必以吳
魏為分繫而以蜀漢為正綱何也天理人心
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
又以朱梁氏為篡逆不當合為五代史其說
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為
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
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為
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唐謂

之承晉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
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
遂以周為閏以宋統不為受周禪之正也吁
苟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大唐
宗廟而自稱為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
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周繼漢
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曆數
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曆數之統不
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為正則宋興不必以膺

周接漢接唐以為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為南史為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夷虜不任祀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以主生靈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相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餘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

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五十有五年今泰和之議以靖康為游魂餘魄此之照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在南矣而今欲承其絕為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為偽宋吁吾不覺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危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為湯

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幸宋則全
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前
漢之比耳又非劉蜀牛晉族屬踈遠焉牛疑
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
在蜀正朔相仍在江東弼嗣祚親切比諸光
武重耳而又可以僞年之乎此宜不得以南
渡為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于丁亥而建
國于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
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

而我

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

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偶然矣故我

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

統當續之喻是

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

宋統之正者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

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

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

者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
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
在平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
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
年遂欲接遼以為統至於咈天數之符牒
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是那之公論而不恤
也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
王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
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夷那統之統屬之

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為何時待
今

聖人為何君也哉於乎春秋大統之義吾已悉
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
在諸侯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
膺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
至武王十有三年代商有天下商命始革而
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
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

日之統絕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
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文王五十年
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
急於

太祖開國五十年及至三合天不武其二也
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
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
以是傳之禹湯禹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
子沒幾不得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

沒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
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
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為豫章羅氏延平李氏
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沒而其傳及於我朝許
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
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
以觀治統之所在矣於乎世隔而後其議公
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
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修於唐唐

史修於宋則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無讓矣
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
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又不知後之
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予為今日君子之痛惜
也今日堂堂亦直德之也也

大國林林鉅儒譏事為律吐亂為經而正統大
筆不自豎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貽千載
綱目君子之笑為辱耻吾又不知貢儒名於
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洪惟

我

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無虞之日與賢宰臣
親覽經史有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
定條三史以繼

祀宗未遂之意甚盛典也知其事大任重以
在館之諸賢為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
下之良史才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而問之
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既字其無以
為言也於乎司馬遷易編年為紀傳破春秋

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
之中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
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
其說為宋壺金正統辨以伺千載綱目之君
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以分正
閏之說者此日家小技之論君子不取也吾
無以為論

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十八日淮安王伯顏
以中書右相統兵入杭宋謝全兩后以下皆

赴北有王昭儀者題滿江紅詞于驛云太液
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春風雨露玉
樓金闕各播蘭簪妃后哀暈湖蓮臉君王側
忽一朝鞞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
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霑襟血驛館
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闕山月顏婦娥相顧
肯從容隨圓缺照儀名清憲字冲華後為女
道士五月二日抵上都朝見
世皇十二日夜故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

康夫人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
死朱夫人遺四言一篇於衣中云既不辱國
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羞為地臣妾輩之死守
於一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
泣血書明日奏聞

上命斬其首縣全后寓所夫此四人之貞烈視
前日之託隱憂於辭章者相去蓋萬萬矣是
年丞相偏師徇台台之臨海民婦王氏者美
姿容被掠至師中于夫長殺其舅姑與夫而

欲私之婦誓死不可自念且被污因陽曰能
俾我為舅姑與夫服暮月乃可事王君于夫
見其不難於死後所請仍使孀婦雜守之師
還絮行至疎過上清風鎮婦叩天高嘆曰吾
知所以死矣即嚙指出血寫口占詩於雀
石上曰君王無道妾宵寃棄文與半馬夫面
不知何日見此身料得幾時回兩行青淚偷
頻滴一片愁眉鎖未開迴首故山看漸遠字
亡兩字實哀哉寫畢即投崖下以死死之日

距今且將八九十年石上血債起如始為寫
時不為風雨所剝蝕予昔過其下尚能讀所
寫詩疎丞徐君端樹石祠刻碑於死所浙東
元帥白野秦不華公字兼善狀元及第守越
日為立廟像鄉之人私表曰貞婦著作李五
峯先生孝光為記郡上其事于

朝請封如民所表先是岳州破時韓氏為潯
所掠以獻諸主將韓知必不免乘間赴水死
越三日有得其屍於練裙中題五言長句曰

宋未有天下堅正臣禮秉開國百戰功每陣
惟雄整友侍周幼主臣心常尚問帝曰卿此
伐山戎今有警死狗莫擊尾此行當繫頸節
日辭地下盡敵心欲逞陳橋忽兵變不得守
箕穎禪讓法堯舜民物普安靜有國三百年
仁義道馳聘未改祖宗法天胡肆大情細思
天理地中有幸不幸天果喪中原大似裂冠
衽君誠不獨活臣實無魏丙失人焉得人垂
戒膏耿耿江南無謝安塞北有王猛所以戎

馬來飛渡以陵境大江限南北今此一舫
本期固封疆誰謂如畫餅烈火燎昆岡不辨
金玉礦妾本良家子性僻守孤梗嫁與尚書
兒銜署紫闈者直以才德合不棄宿瘤瘿初
結合歡帶誓比日月炳鴛鴦會雙飛比日願
常並豈期金石堅化作桑榆景旄頭執正然
蚩尤氣先屏不意風馬牛復及此燕郢一方
遭劫虜六族死俄頃退鷁落迅風孤鷲吊空
影簪堅折白玉瓶沉斷青練一死空實府憂

心長炳炳妾堅志不移改邑不改并我本瑚
璉器安肯作弱四志節匪轉石氣噎如吞鯁
不作蔚火然願為死灰冷貪生念趨城乞憐
羞虎穿借此清江水壅我全首領皇天如有
知定作血面請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領此
詩士大夫多稱道之韓名希孟年十有八魏
公五世孫襄陽尚書之子瓊之婦死且三
十年而其英爽不昧復能託夢趙魏公為書
其詩則節婦之名因公之翰墨而愈不朽矣

又岳州徐君賓妻真氏亦同時被虜來抗居
韓蘄王府自岳至抗相從數千里其主者數
欲犯之而終以巧計脫蓋其氏有令姿主者
弗忍殺之也二日主者怒甚將即強焉因告
曰侯妾祭謝先夫然後乃為君婦不遲也君
妾用怒哉主者喜諾即嚴妝焚香再拜默祝
南向飲泣題滿庭芳詞一闋于壁上已投大
池中以死詞曰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上遺宣
政風流綠窓朱戶十里爛銀鈎一旦刀兵齊

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敵樓舞榭風捲
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俱休業
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
相見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抗
徐子祥與韓府居相隣嘗聞長老嗟悼之及
見所書詞故能言其詳某氏余偶忘其姓噫
使宋之公卿將相貞守一節若此數婦者則
豈有膏降覆國之禍哉宜乎秦賁之徒為萬
世之罪人也

岳武穆王飛墓在杭棲霞嶺下王之子雲祔焉
自百有餘年國之師始且半奉嘗之文志
國初以來墳漸傾圯江州岳氏諱土迪者於王
為六世孫與宜興州岳氏通譜合力以起廢
廟與寺復完美久之王之諸孫有為僧者居
墳之西為其廢壞廣與寺靡有子遺天台僧
可觀以訴于官時何君願貞為湖州推官柯
君敬仲九思以書白其事田之沒於人者復
歸然廟與寺無寸椽片瓦會季君全初為杭

總管府經歷然以興廢為己任而鄭君明德
元祐為作疏語曰西湖北山復忠演福禪寺
竊見故宋贈太師武穆岳鄂王忠孝絕人功
名蓋世方畧如霍驃姚不逢漢武徒結志於
亡家意氣如祖豫州乃遇晉元空誓言於擊
楫賜墓田棲霞嶺下建祀祠秋水觀西落日
鼓鐘長為聲寃於草木空山香火猶將薦爽
於淵泉豈期破蕩子孫盡壞久長規制典祔
田德佛宇春秋無所丞嘗塞墓道毀神棲風

雨逐顏廟貌休留夜啼拱木踰躅春開斷垣
淚落路人事闕世教蓋忠臣烈士每
詔條有致祭之文豈狂子野僧撓
國典出募緣之疏望明有司告之臺省莫
聖天子錫之圭璋褒忠義在天之靈激生死為
臣之勸周武封此千墓事著遺經唐宗逮白
起祠恩暈異代疏成郡人王華父一力興建
於寺與廟又復完美且杭州申明浙省轉咨
中書以求褒贈適趙公子期在禮部倡議

奏聞降

命勅封並如宋止加保義二字自我元統一函
夏以來名人佳士多有詩吊之不下數十百
篇其最膾炙人口者如葉靖逸先生紹翁云
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亦堪憐如公少
緩頰吏死此虜安能八十年漠漠凝塵空偃
月堂堂遺像在凌烟早知埋骨西湖路悔不
鴟夷理釣舡趙魏公孟頫云岳王墳上草離
離秋日流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

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
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高
則誠先生明云莫向中州嘆黍離英雄生死
係安危內廷不下班師詔絕漢全收大將旗
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萬里竟分支孤臣高
有埋身地二帝遊魂更可悲潘子素先生純
云海門寒日澹無輝偃月堂深書漏達萬毫
貌貅江上老兩宮環珮夢中歸肉國羯鼓催
花發小殿珠簾著雪飛不道帳前胡旋盛有

人行酒著青衣

林清源先生泉生云誰收將骨壘西湖已似
他年必治吳孤冢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
棲烏廟堂短計漸驚婦宇宙惟公是丈夫往
事重觀如敗局一龕燈火屬浮屠讀此數詩
而不墮淚者哉希然賊檜欺君膏國維擢髮
不足以數其罪翻四海之波不足以湔其惡
而武穆之精忠霽然與天地相終始死猶生
也彼思陵者信任姦邪竟無父兄之念亦獨

何心哉故余亦有詩云精忠祠宇西湖一再
拜荒墳感昔遊斷碣草深蒙壘巖空山日落
叫鞫輞天移宋祚難恢復帝幸燕雲困虜囚
逆檜陰圖傾大業昭陵無意問神州偷安南
遂邦家志飲痛甘忘父母讎信使北和憐屈
膝策文南駐忍含羞兩官五國瞻征幟丹詔
班師下節樓萬里長城真自壞中興武績遂
云休烏乎竟死茲邪手顛沛誰為社稷憂黯
黯冤魂遊徃行紛紛雨淚洒魏貅唯餘滿地

長弘血不見中流祖述舟氣壘已塵金盃匝
冕旒終挽鏡兜鍪姓名竹帛書千載父子有
右王一丘老樹尚知朝禹穴遺教總解說王
猷復田起廢憐僧言多檄褒嘉賴省侯
聖世即今崇祀典佇看寵渥到松楸精忠宋
所賜廟額此詩在未曾加封前作故云時至
正己丑也

回回田地有年七八十歲老人自願捨身齊衆
者絕不飲食惟澡身啖蜜經月便溺皆蜜既

死國人殮以石棺仍滿用蜜浸鐫志歲月于
棺蓋塵之俟百年後啓封則蜜劑也凡人損
折肢体食少許立愈雖彼中亦不多得俗曰
蜜人番言木乃伊未嘗以扶棺而始云其
聖母明命前亦與古者葬法同林林
猶疑由是而始也
武王立子樹而
其

退耕錄卷之三





